

# 暗权

直面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背后的真相，告诉你所不知道的官事儿！

暗权力II

刘诚龙

著

直面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背后的真相，告诉你所不知道的官事儿！

# 暗权

暗权力Ⅱ

刘诚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权术——暗权力Ⅱ / 刘诚龙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229-04110-6

I. ①暗… II. ①刘… III. ①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D6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9088 号

暗权术——暗权力Ⅱ

AN QUANSHU——AN QUANLI Ⅱ

刘诚龙 著

---

出版人: 罗小卫

选题策划: 黎靖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汪晨霜

装帧设计: 青华视觉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2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4110-6

定价: 3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辑：三个荷包蛋吓着了道光帝

1. 倒腐看皇天 / 001
2. 反而贪了是反贪？ / 003
3. 腐败被反的祸机 / 006
4. 非典型性官运 / 008
5. 国事无须让尔忠 / 011
6. 屁股与屁话 / 014
7. 痰问题 / 017
8. 专家论证同治之病 / 019
9. 他丫版《顺天时报》 / 022
10. 野老公杀了真老公 / 025
11. 去得明廷好卖典 / 027
12. 不准德能勤绩 / 029
13. 开箱验取石榴裙 / 032
14. 和珅的首罪 / 036
15. 呼声与高升 / 038
16. 苏小小的见识 / 041

17. 逼官致“贵” / 043
18. 三个荷包蛋吓着了道光帝 / 045
19. 武氏哄抬术 / 047
20. 生扭之术 / 049
21. 批鳞之术 / 051
22. 秘处有他道 / 054
23. 用西餐叉子吃人肉 / 056
24. 先爱死他 / 058
25. 卖官乃“古今通制” / 061
26. 当官天注定 / 063
27. 编剧高手袁世凯 / 065

## 第二辑：官场脑筋急转弯

1. 大大有赏 / 069
2. 马屁精之经 / 072
3. 打屁股,练屁功 / 075
4. 请君入囚 / 078
5. 贪官常拒贿 / 082
6. 与群臣玩略胜与裙裾玩 / 085
7. “保左”关系学 / 088
8. 猜错帝心猜错题 / 091
9. 光绪感冒与清国伤风 / 093
10. 讲政治,讲痞气 / 097
11. 刷糨糊与嵌钉子 / 101
12. 赞法为战法 / 105
13. 整人的事是蛮咸的差事 / 107
14. 张太监爱上了搞建设 / 110

15. 职务医闹是皇家 / 112
16. 错别字案背后的政治谋算 / 116
17. 公礼何公行 / 120
18. 皇亲国戚多悲戚 / 123
19. 官场脑筋急转弯 / 125
20. 不是那么回事 / 127

### 第三辑：英雄救美与扁鹊治病

1. 匹夫不准有责 / 131
2. 去了考察又如何 / 136
3. 北宋的一服鸩药 / 141
4. 冬烘先生对三顾茅庐的体制研究 / 145
5. 范仲淹之“安保论” / 147
6. 唐太宗的光辉形象是怎么弄出来的 / 150
7. 让世界看守规则 / 153
8. 拣思想的捏 / 155
9. 民主的两种危急时候 / 157
10. 英雄救美与扁鹊治病 / 161
11. 若辈只知呼万岁 / 164
12. 阿斗刘禅与亚圣孟轲 / 166
13. 把敌人当公民与把敌人当英雄 / 171
14. 寻租改革 / 173
15. 王维李唐谁负谁 / 177
16. 杀气腾腾的孔子 / 182
17. 尊孔不如尊孟 / 185
18. 唐人骂皇帝 / 188
19. 发言公廷与议论私室 / 190

20. 救人手段爱人心 / 193
21. 如果腐败入了军 / 197
22. 败者为雄成者寇 / 200
23. 首要是容谏 / 203
24. 思想忠臣 / 206
25. 宋代领导讲话中的反腐形势 / 209
26. 盛世的标志性人物 / 211
27. 饭局与政局 / 215
28. 渐进式改坏 / 221

## 第四辑：微行背后之微民安危

1. 李鸿章偏爱“捣他姐姐” / 225
2. 鲍超何曾敬文人 / 228
3. 汉武帝“爱”群众 / 231
4. 母老虎下的小老鼠 / 234
5. 左秘书给骆省长上政治课 / 237
6. 武夫附风雅 / 240
7. 阿 Q 真的是姓赵 / 243
8. 太监的读书问题 / 245
9. 杀鸡不儆猴 / 248
10. 千人推我不能倒 / 251
11. 官小几级为何压得死人 / 253
12. “且去填词”的下半句 / 255
13. 司讼掬客应伯爵 / 259
14. 都是拍马屁惹的祸 / 261
15. 雍正躲猫猫 / 265
16. 陆陇其问责 / 269

17. 海瑞并非全是莽汉 / 271
18. 洪秀全之新闻批示 / 275
19. 袁枚真会吃 / 277
20. 越坏越有颂歌扬 / 280
21. 徽行背后之微民安危 / 283
22. 我愿粪汉任官场 / 287
23. 童贯烧冷灶 / 290
24. 士技高奇高士奇 / 293
25. 向官家征稿 / 298
26. 可为五斗米折腰 / 301
27. 才气量化撇捺间 / 304
28. 又是一位拗相公 / 307



## 第一辑

### 三个荷包蛋吓着了道光帝

#### 1. 倒腐看皇天

侯宝林先生曾经与造反派“合演”过一个小相声。造反派按住侯先生的头，叫他老实交代做了什么坏事，侯先生说不该说相声弄讽刺，造反派说这不深刻，给他加刑，叫他继续交代大问题。侯先生说：是我发动黄河大决堤，是我引发了唐山大地震，是我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造反派到底也是人啊，笑神经也是密布在脸蛋上的，一听这话，轰然笑了起来，斗争这事，就不了了之。

还好，侯先生是生在新社会，也还好，造反派呢，也是长在红旗下，若是时代前推几十百把年，侯宝林先生就惨啦。现在，自然灾害是不追究“人事责任”的，而过往呢，自然灾害发生之际，恰恰是追究人事责任之时。你能把自然灾害揽上身么？

政通人和等于风调雨顺，天翻地覆缘自政荒吏腐，把自然灾害与人事责任直接挂钩，实在是“政治生活”的一大“看点”，是反腐倡廉的一大“亮点”。恶有恶报，腐有腐报，不是不报，天灾未到，天灾一到，腐败难逃。到得这时，

皇帝定然要杀几个腐败分子祭天，这也就是说，立志反腐败的斗士平时必须“隐忍不发”，一到“天赐时机”，参他一本，趁机将腐败分子“扳倒”。

杨继盛弹劾严嵩，他借的是天灾：“去年春雷久不声，占曰：大臣专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又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为皆嵩致。”雷打不响，是因为严嵩；冬天见红，是因为严嵩；发生了地震，是因为严嵩；日食月食，也是因为严嵩导致的。这把皇帝给吓住了，于是拿严嵩是问。

魏忠贤人称九千岁，为非作歹，无所不为，有皇帝之恃啥也无恐，如果老天老是阳光明媚，和风吹煦，那么他再干尽什么坏事，怕也是没什么事情的。但是有年，天生灾变了，言官们也就奋不顾身，借老天吓皇帝，借天灾劾奸臣，杨涟弹劾魏竖是这么着笔的：“天祚圣明，屡行谴告。去年以荧惑守斗告，今年以长日风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贤积阴蔽阳之象。”刮风下雨都是因太监引发，这事谁信？皇帝信。皇帝保江山要紧，也就挥泪斩马谡，忍痛杀宠臣了。

明朝还有所谓“八虎”，即张永、魏彬、刘瑾等，都是太监，平时猖狂得很，无奈其何，忠臣志士只能望天长叹，老天没下指示，谁敢“乱动”？谁又扳得倒腐败分子？这事得等等，等等，等到“八虎”恶贯满盈，天来杀之。后来机会来了，因为天降灾了，韩文同志于是赶忙上了“弹劾八阉状”：“遂使天道失常，地气非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冬天打雷了，桃李秋天开花了，这都是这“八虎”弄的。借着这个机会，把八虎掳倒在地，取得了反腐败的“阶段性胜利”。

张居正是改革家，但也是腐败者，欲倒之而后快的大有人在，但是，张居正势头正盛之时，连“储王”都敢大声呵斥的，谁敢动他半根毫毛？后来墙欲倒而众人推，天刮风天落雨，天气反常了，就有人写告状信了：“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今星变未销，火灾继起。臣敢自爱其死，不洒血一为陛下言？”张居正根子是夺情之事而被人揪出来的，而其被弹劾的引子却是宫门自燃。

我们说迷信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其实也是人民群众“愚官”的工具，说“天变”了，第一个吓得屁滚尿流的正是皇帝，皇帝什么都不怕，就怕天。抓住皇帝老子这个弱点，忠臣或者奸臣为此做足了文章。在西汉以

前,大家齐心协力心照不宣,常常吓皇帝一把,董仲舒弄了个“谶纬学说”,其要义就是把自然灾害与人事政治“直接挂钩”,而且直接与皇帝挂钩,赤帝斩白帝,你老祖高皇帝不就是“迷信”起家的吗?皇帝也就信了,但是董仲舒聪明,皇帝也聪明啊,皇帝即使不聪明,但人家有权力啊,皇帝担当自然灾害的责任担起来很不舒服,不能玩耍了。到了东汉,他就利用权力,把权力上收,把责任下放,把荒政乱政导致的“天变”划归宰相承担,再划归大臣承担。东汉某年,“水雨漂流”发大洪灾,太尉徐防“承担责任”,被弄下了台,“三公因灾异策免,自防始”。天变,都是奸臣、腐败分子所导致的,这倒也是歪打正着,从此反腐败就多了一件“利器”,那就是天灾。

腐败者都是有资格的,不是谁想腐败就能腐败的,腐败当朝,那可是百无禁忌,没谁可奈其何,那怎么办?看天吧。在反腐败那里这叫做“等”,在腐败者那里叫什么呢?叫做“养”,我知他腐,你知他腐,但是时机没到,你我都不能反腐,不是不反腐,而是此时反不倒腐败,而极有可能伤及自身,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越来越腐,等到他“罪恶滔天”,“神人共愤”,天就怒了,天要遣了,然后才能着一把力,把弹劾状纸递上去,方能扳倒,为民除害,为国除祸。

我们不迷信了,我们不把自然灾害与反腐倒腐联系在一起了,不但不“一票否决”,而且截然分开,所以,原先天出什么事,都往人身上推,现在人出什么事,都想方设法往天身上推,反腐好像与天变无联系了,其实那精神有时竟是暗合的,比如过去看上天脸色,现在看上级眼色;比如反腐得“等”,见腐不反,得见机才反;比如与“等”字相等的“养”,所以揪出来的都是好大好大的贪官,养大了嘛。

## 2. 反而贪了是反贪?

魔鬼词典里也许应该再加上一个辞条:什么叫反贪?派出去反贪污的反而贪了,是谓反贪。

话说乾隆末年，甘肃省发生了一件贪腐大案，整个一省，从省领导到市领导到县领导，差不多都卷入案中，“全省 80 个厅州县半数以上各官都参与”，一把手呢，几乎人人脱不了干系。该省那些年头风调雨顺，但官员们连续 7 年报灾，各州县上下串通一气，分报开销，侵吞赈银。怪哉的是，皇帝老子是天老爷的儿，这么降灾的事情应该是家事吧，可是这惊天动地的“家事”，天老爷在 7 年之后才告诉了他的儿——天子乾隆：没降什么灾给甘肃呢，我对甘肃好得很呢。结果这个腐败窝案才一根线上捉蚂蚱，一个个被揪出来。一揪啊，被揪官员共 200 多人，甘肃官场几乎因之一空了。

其中甘肃省最大的官王亶望，自然成了最大的贪官。要想把这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乾隆当然不相信甘肃省“自查自纠”能够纠查什么名堂出来，自我革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从外面调了一个名叫陈辉祖的闽浙总督去，以显示乾隆的“反贪决心”。王亶望既为首贪，那贪物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因为乾隆听说了，王某不但是个巨贪，而且是个雅贪，他贪污了大量金银财宝，也接受了大量字画古玩。乾隆等着把王某的东西收缴上来自个儿玩呢，可是看到陈总督呈上来的物册却大吃一惊：王某所贪之物与甘肃首贪“名实不副”，里头没什么值钱的字画，没什么珍贵的文玩，按乾隆的说法是“多系不堪入目之物”。乾隆相当纳闷：是反贪反错了，错怪了帝国的干部，还是另有隐情，被人狸猫换了太子？

应该说，乾隆反贪还是很认真的，或者说，整个这个帝国，只有乾隆一个人还在认真反贪，其他人呢，都不太认真了啦。陈辉祖是乾隆亲自“选调”的干部，按理来说，是值得信任的。乾隆肯定也想信任，一个人都不信任了，那怎么办啊？但是他对自己也相当怀疑了，这人是真反贪的吗？是去反贪的，还是反而去贪的？乾隆于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召来一起调去反贪的浙江布政使李封与按察使陈准，乾隆是这么想的，我亲自来接见你们两位省管的厅司级干部，你们应当受宠若惊才是，应该“抓住机会”打“小报告”以表忠心才是，所以他对召见两人以查清王某腐败真相是充满期待的，结果呢，两人打死也不说，矢口否认去反甘肃贪污案件的反贪官们有什么贪贿隐情。守口如瓶

啊,视死如归啊,搞贪污的、去反贪却反而贪污的,个个都是杰出的“地下工作者”。

但是,乾隆这回是真的“动真格”了,不是假的“动真格”。他调来了抄王某家的抄家底册,把“原始件”与陈辉祖的“复印件”亲自一一核对,问题出来了,“原始件”里记载的是:“玉松梅瓶一件,玉方龙觥一件,白玉梅瓶一件,刘松年山水手卷一件,苏东坡归去来辞册一本,米字手卷一卷,董其昌兰草一卷,唐寅山水一轴……”把陈辉祖喊来问“这是怎么回事”,陈总督那膝盖突然软瘫,伏地求饶,竹筒倒豆子,“大珠小珠落玉盘”,全部倒了出来。陈总督不仅采取“掉包”之计,以次充好,把自家的破东烂西调换王某贪来的“奇珍异宝”,而且把王某贪来的金子替换成银子,底册中的金叶、金锭、金条共4800多两,在“进呈册”里变成了银子73000多两,“美元”变成了“日元”,陈辉祖经过这么“倒买倒卖搞外汇”,一把赚了金子1600两。人家冒着生命危险辛辛苦苦贪来的,被陈辉祖这么用笔勾一下,得,轻松弄去了。如果说,王某是鸬鹚,那么陈氏呢,则是鸬鹚的鸬鹚。

乾隆把陈辉祖的所作所为归咎于陈氏的“胆大”。陈氏确实胆大,你想啊,作为把一个省的“萝卜带泥”都全部拔出来的大案子,全国人民眼睛都齐刷刷盯着的啊,最高领导亲自组织力量亲自过问的啊,叫你去反贪,你怎么反而去贪了呢?真是胆大包天。我们局外人这么想,当事人陈辉祖呢,他也许认为这是稀拉平常的事情啦,局外人怕,那是河里游泳的吓死岸上观望的而已,我陈辉祖是大江大河里的老“水手”!这贪污的事情“搞惯了”,从王某的贪污当中搞一把,只是顺手牵羊,只是一种“习惯性动作”。想想也是,乾隆“亲自抓”的这个案子,甘肃全省都“烂了柴”,那么多的干部都“腐烂”了,说明腐败已经由“反常”变成“正常”,成为了一个“通则”。同一片帝国的天空,难道只是一个甘肃?极有可能的是,甘肃的“规矩”在全国都是“通行”的,陈辉祖搞腐败,不管是从同流合污的腐败者中搞腐败,还是以反腐败者的名义去从腐败者手中搞腐败,陈辉祖都以为这是“相当正常”的事情,没什么了不得的啦,所以他就干了。你看,整个这个帝国,就只有一个乾隆在真反腐败

嘛。第二，在陈辉祖的眼里，他是反腐败的，谁是用来反反腐败的？对反腐败者，帝国没有安排什么人，也没有制定什么制度来反啊，反腐败者成为了腐败的真空，这腐败不腐白不腐，白腐谁不腐？反腐败者搞腐败多容易，只是另外造个册子就成了，而且反腐败的搞腐败不仅特有便利，而且肯定特有经验，一般情况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陈辉祖若不是乾隆一抓到底，这事不就大吉大利吗？一把手哪能有那么多的精力什么都过问呢。所以陈辉祖出事，可能只是运气差。

乾隆把陈辉祖的案子牵出来，得力于乾隆过问“反腐败成果”，换句话说，是因为他要看看“腐败者”贪了多少钱。那么多人腐败，腐败了那么多钱，累计起来是个天文数字吧？这些钱用到哪里？给谁用了？这事情，一直都是“封闭运行”，未曾“阳光操作”过的。乾隆反过许多次腐败，但这次反腐败极富“标本意义”，我以为就在于乾隆不仅把腐败者揪了出来，更在于他对反腐败者追问了一句：反腐败反出来的钱到哪去了？

### 3. 腐败被反的祸机

咱们国人都是特别好奇的人，每一桩大事情出来后，总要穷根究底，直探到青蛙长尾巴时节。明朝大臣张居正位极人臣，当上了不是宰相的宰相，曾经把持朝政数十年，把明朝的天空弄得风生水起，搅得“周天寒彻”，后来却因“腐败”被查，起而鞭尸，家产没收，子孙遭厄。

这样的权臣为什么被扳倒了呢？有人追查到了张居正的“蝌蚪尾巴”。原来，张居正曾经做过神宗的“帝王师”，那时候啊，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气势熏天，自然脾气也大得很，没把未来的皇上、如今的储君当领导看。一次，神宗啾啾呀呀读《论语》，读白字啦，将“勃”字看成了“悖”音，“色勃如也”读为“色‘悖’如也”，张居正立刻举起“戒尺”，往桌子上拍起了“惊堂木”，厉声喝道：“当读‘勃’！”张老师是大嗓门，他这一嚎，据说把神宗从凳子上吓

得跳了起来,旁边一同侍读的大臣也大惊失色。这就为张居正埋下祸根了。“主上圣明,虽在冲龄,心已默忌,故祸机一发,遂不可救。”这是事后有人对“张老师”被“反腐败”反下去的一种分析,神宗本人如何说呢?神宗本人在“办理”张居正腐败案时没有“另做解释”,只在别处言其他事情时道出了其心机:“朕作为皇帝,耻为下臣挟制。”

清朝第一大贪和珅被查被拿办,又是因为什么呢?其起因是一些“宫中细故”,具体来说,是因为在一些小事上和夫人与嘉庆帝没有处理好“关系”。比如嘉庆好骑马,其太仆寺养了不少好马,和珅为了显示他比嘉庆还嘉庆,他就向乾隆“谗言”,挑唆乾隆减少马匹,嘉庆恨得牙齿格格响;比如,嘉庆刚刚上位,有一次,去军机处看“奏折”,皇爸爸还在,就想参政啦?这事被和夫人安插的“特务”得知,特务马上飞报和夫人,和夫人马上告诉“皇阿玛”,“皇阿玛”就把嘉庆喊来训了一顿:“你若下诏,须朕知道,不得擅专。”嘉庆因此记恨在心,心想一朝权在手,将把和珅来杀。纪连海先生在《历史上的和珅》中的11章《被诛,到底是为什么》的开篇提要中说:“从前面几章我们可以看出,和珅被杀的原因,一是贪财,二是激起众怒。当然,贪财只是一个引子,激起众怒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激起众怒才是更重要的原因吗?”纪先生的这个判断是信口开河,还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科学论断?和珅几十年苦力经营的千里权力长堤真的是溃决于两人之间这些小小恩怨的“蚁穴”?纪先生的判断有一个小小的失误,我以为不是“激起众怒”,而是“激起君怒”,“众怒”其实早就“众怒”了的,乾隆时期对和珅“脸怒”与“腹怒”者不少啊,但怎么也扳和珅不弯,何则?乾隆没怒!其他人再怎么愤怒,白愤怒了!和珅的所作所为在乾隆就犯了“众怒”,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到了嘉庆“一怒”,才将和珅“伏尸”。

犯“众怒”也许不要紧,关键是不能犯“君怒”。

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关系吧,一言以概之,就是:要与领导多交往,不要与领导多交恶!与领导关系好,有交情,你就腐败吧,没事;与领导关系不好,交了恶,对不起,你屁股不干净,那就请你来“喝咖啡”;“反腐败是

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也许是吧。政治两字，说来最是要紧。什么是政治？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可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是，安邦定国，百姓苍生，要而言之，是社稷型政治；狭义的呢，也许是权与权的“再分配”，人与人的“再排队”，官与官的“再组合”，情与情的“再协调”，要而言之，是办公室政治。以社稷型政治反腐败，自然具有“政治高度”，以“办公室政治”来反腐败，那是什么呢？那腐败不是触不触犯法律的问题，而是冒没冒犯领导的问题，腐败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且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这也许是腐败得以“生生不息”的一大原因吧。因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腐败问题很难消灭在“萌芽”状态，腐败分子敢于腐败，是因为他有关系啊，有保护伞啊，他不怕，他一手搞腐败，一手抓关系，两手都硬，他不怕。

没斗争时用不着反腐败，只有需要斗争时才需要反腐败吗？官场大都时候是既斗争又合作，当合作大于斗争时，就不反腐败了？当斗争大于合作时，才要反腐败？看到某某因腐败问题被搞倒了，我们问的第一句往往不是“他是怎样腐败的”，而是“他与谁搞僵了”。因而许多的贪官被揪了出来，他不是忏悔自己走错了“路子”，而是琢磨是谁在搞他的“路子”；因而有许多的贪官以十二分的热情与精力天天迎来送往，夜夜觥筹交错，一句话，在搞关系，他知道他腐败的千里长堤能不能稳固，常常决定于官际关系的小小“间隙”。那“间隙”就是“祸机”，“祸机一发，遂不可救。”祸机不发，就可救？反腐败不以“腐败”做祸机，而以与领导的关系“有隙”做“祸机”，其可怪也！

## 4. 非典型性官运

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似乎当官是有规可循的，只要猛读书，把书读好，就有一把椅子空在那里，等您去坐。这话确实很励志，只是很多读书读得很好的人，到官场里去找位置，怎么也找不着。曾国藩在主席台作报告，也许说的是学而优则仕吧，但他私下里对人说的，却是运而优则仕：“不



信书，信运气。”做官靠读书是难靠上的，运气做主才是官场真励志。

曾国藩释官运，好像很不符合现实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恰好由贾宝玉接着，这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微概率事件，比中彩票更难。现在谈官运，一般都说做官在运动，不说做官在运气，运动而优则仕，是典型性官运；运气而佳则仕，是非典型性官运。这两种官运，在不同时代，各有比重。曾国藩那会儿，可能非典型官运不算少。

最为典型的非典型性官运，在清代是刘玉书。刘爷读书不在行，若想依靠学而优去仕，那是不可能的，小时候老师一天只教三个生字，他三天都没学会。大清对书痴未必开了多大的上升管道，而对白痴却给了很大的攀爬空间，只要有钱，可买个官做一做。刘爷是个富二代，他爹跑到京城给他捐了一班。按大清体例，花钱买官，未必马上有官做，得排队候补，猴年马月空出位置，才轮上。刘爷是个土财主，家里有钱，朝上却无人，想运动当官，找不着门路，在京城苦漂了十多年，终于等到了个九品角色，获选广东某县做巡检。

大清的感恩教育抓得好，官员赐了官给你做，你就得对官员深切感恩，牢记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大清故例，捐班者授予实职后，须到午门外“望阙谢恩”，官帽都是皇家制造，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所有新任官员都得向皇帝感恩戴德。问题是你跪拜，皇上并不出来答谢。记得小时候冬天读书，老师教导我们：老师在场不在场都要一个样啊；说完这话，老师就跑到办公室烤火去了，我们哪能那么自觉？老师在场是一个样，不在场是另一个样。大清皇帝教导臣子，领导在场不在场都要一个样啊；皇上说完这话，跑到妃子胸里取暖去了，这些臣子，自然也做不到都一个样。何况，这些捐班者常常等几十年才等到一个职位，心里早已怨气冲天，他哪愿再来感恩？没骂娘还是好的。这“望阙谢恩”成了空文制度，去谢恩的，是例外，不谢恩的，是常态。

刘玉书也许真是真有点痴，也许是高兴坏了。他补缺次日，独自一人“望阙谢恩”来了，那天下着盆泼大雨，刘爷穿戴整齐，恭仪午门，三跪九叩，脸色一片虔诚，招式非常认真。大清官场已烂得很了，制度无人遵守，不算最烂；烂就烂在，守制者不成栋梁之料，反成了笑话之料。刘爷在那里认认真真走过